



宴 会 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选集十二

宴 会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THE PARTY,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宴 会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 82,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00,001—42,000 册

书号：10188·342 定价：0.49 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短篇九篇。《宴会》借一个命名日宴会的平凡细节写出一对知识分子夫妇的虚伪和虚荣，这就造成了贫乏生活中的平凡悲剧。《主教》写一个出身寒微的孩子，到头来熬成了主教，可是往上爬的结果，生活却狭窄，没有生气了；他终于跟自己的母亲也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就这么悲哀地、默默地死去了。

回憶契訶夫。

V · 科洛連珂 ●

……那時我已經讀過契訶夫的小說，我在路過莫斯科的路上，想跟那位作家認識一下。當時契訶夫一家住在庫得林區沙朵華雅街上一所小小的、舒適的紅房子裏，那樣的房子只有在莫斯科纔找得到。那是從正屋分出來的一所石頭房子，貼着一座大廈；契訶夫家的小房子是一種兩層的小樓。在樓下，我遇見安東·契訶夫的妹妹瑪麗亞和他弟弟，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密海爾。幾分鐘以後，安東·契訶夫下來了。

站在我面前的人是一個年青的、而且相貌顯得更年青的男子，比普通入稍為高一點，生

● 譯自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出版由 S. S.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東

· 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錄。——中譯者。

● V · 科洛連珂 (1863-1921) 俄國的進步小說家，跟契訶夫處在同一個時代。——中譯者。

一張清秀端正的鴨蛋臉，那張臉還沒失去青年所特有的輪廓。那張臉上有一種特色，當時我還說不清那是甚麼，後來我妻子認識了契訶夫，她纔很恰當的說明了那特色。依她看來，在契訶夫的臉上，儘管流露着絕沒錯誤的智慧，卻有一種神氣，叫人聯想到心地單純的鄉下小伙子。這神氣特別動人。就連他那亮晶晶的、深邃的藍色眼睛放起光來，也同時既帶着思慮，又含着特別的、幾乎稚氣的直率。他的動作、姿勢、話語的單純，是他的人品的主要特點，也正是他的著作的主要特點。總之，在那回初次見面的時候，契訶夫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充滿生趣的快活的人。彷彿他的眼睛裏流出來機智和天生就的樂趣所形成的一股永不涸竭的洪流，他的作品也正是充滿了那種機智和樂趣。同時人又感到有一種東西更深的潛藏在他的身子裏面，那東西將來會冒出來，在頂優美的方式中發展起來。儘管我不同情他的所有的作品，他留給我的總印象卻是完整而迷人的。不過，就連他當時的『超黨派』的態度，依我看來，也有它好的一面。當時俄羅斯的生活正在完成它的一個短暫的階段，那階段照例沒有產生甚麼現實的東西。空氣中有一種感覺：必得來一回『修正』，纔能順着原有的路，再接再厲的鬭爭下去，再接再厲的追求下去。因此，契訶夫以他那偉大的才能，偉大的誠懇，在當時不參加黨派，依我看來，我得承認，似乎明明白白的有利。我想：反正這是不會長久的……

……在他的小說當中，有一篇^①描寫一個不滿意的青年女子和一個流浪的俄羅斯的尋求信仰者（也不滿足，而且給生活徹底打垮了）怎樣在一個車站上相遇，討論生活裏最好的東西是甚麼。那男人只被描寫了一個大概的輪廓，可是他卻驚人的使我聯想到一位大人物——命運曾經使我跟他相識。我真奇怪：那位心情輕鬆的年青作家，沒有甚麼經驗，怎麼會隨隨便便，僅僅靠了天生就的才能的指示，就能那麼真實而且那麼突出的觸到了那人物的最最深藏的心弦……

依我看來，契訶夫如同一株青嫩的橡樹，向四面八方伸出還是彎曲的，有時甚至沒定形的枝條去，可是人已經隱約感到它將來蓬蓬勃勃的長成後會多麼有力量，多麼美。

我回到彼得堡，對北方使者^②那一派人講到我拜訪了契訶夫，講到他留給我的印象——於是引起了紛紛議論。契訶夫的才能，大家倒是衆口一詞的承認，可是關於他那偉大的、然而還沒明確的力量所取的方向，大家表示了多多少少的懷疑。米海羅甫斯基^③對契訶

① 指在路上。——英譯者。

② 北方使者，報名。——中譯者。

③ 米海羅甫斯基（1842—1904）俄國文學批評家和社會學家。——中譯者。

夫的態度，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常常帶着很大的興趣重讀他的作品，認識了他的才能的廣大範圍，因此他越發嚴格的指出有些地方他認為作者對文學和文學的任務有着不正確的態度。米海羅甫斯基爲契訶夫寫了很多文章，跟契訶夫同時代的作家當中沒有一個人得到他寫過那麼多的文章；在最近幾年當中，他帶着很大的同情看待契訶夫……不管怎樣，在上述那個時期，米海羅甫斯基的北方使者很希望看見契訶夫加入他們的圈子，我只好恭聆他們的責備：怪我這麼一個剛剛在雜誌上露面的角色，在拜訪契訶夫的時候，竟沒約契訶夫爲雜誌寫稿子……

在我跟契訶夫第二回見面的時候，我對他提起這件事；可是普列舍葉夫●上高加索去的時候，在莫斯科停下來，見過契訶夫，已經在我以前向他講過了。在我們相會的時候，契訶夫對我講到這件事，還說他已經應許了普列舍葉夫，不過還是表示了一點猶疑。照他說來，他原本差不多跟開玩笑那樣的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他把寫小說一半看做有趣和好玩，一半看做賺錢來讀完醫學●和贍養家庭的手段。

● 俄國詩人（1835-1893）——中譯者。

● 當時契訶夫已經畢業，得了學位，不過還沒行醫。——英譯者。

『你知道我怎樣寫我的小故事嗎？瞧這兒……』

他瞧一眼桌子，隨手撈起一樣東西（那是一個煙灰碟；）他把它放在我的面前，對我說：『要是你樂意，明天我可以寫好一篇故事，名字就叫做煙灰碟。』

他的眼睛給快樂點亮了，彷彿是，他眼前已經飄游着形象啦，情節啦，事故啦，雖然還沒定形，可是幽默的調子，他已經有了……

現在，每逢我想起那回的談話，那小小的客廳，在客廳裏茶炊旁邊坐着的他的母親，他妹妹和弟弟的同情的笑容，以那青年（斌媚，有才氣，對生活好像看得很樂觀）做中心的和睦家庭的整個氣氛，我總覺着這是最快樂的家庭生活，也是這家庭的生活的最後一個快樂的時期，唱完這段牧歌，跟着就要演一齣大戲了……那時，在契訶夫的面容和態度上，我好像記得，表現了雙重性格：他一部分仍然是那個無憂無慮的安托夏·契洪節，●快活，幸運，隨時會嘲笑勸廚娘讀書的『聰明看門人』，隨時會嘲笑正在給客人剃頭，忽然聽說自己的愛人跟別

●這是契訶夫早期作品上所署的筆名；他早期寫的多半是沒有深意，只爲逗人哈哈一笑的小笑話。——中譯者。

人結了婚，弄得客人的頭也沒剃完就跑掉的理髮師……種種的形象在他四周飛翔，合成輕鬆快活的一大羣，逗得他開心，卻很少激動他。……它們擠滿那所舒適的小房子，好像約好了一齊來拜訪這家人似的。安東的妹妹告訴我說，她跟她哥哥住在貼鄰，晚上她哥哥常常敲她的牆，告訴她一個題目，有時甚至把忽然想出來的一個完整的故事講給她聽。兩人爲了那奇突的情節都是又驚奇又快活。……可是現在，他原有的無憂無慮的心情卻起了顯然可見的變化；安東·契訶夫自己，和他的家人，不由得領會到：在安托夏的手裏，不光是逗人發笑的玩物，不光是對家庭有補益的文稿，而且是一宗大寶貝，誰有這個寶貝，也許誰就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記得當時在新時代●上面發表了他的小說復活節的夜晚，那篇小說貫穿着深深迷人的、包纏人心的憂鬱，仍舊健康而有風趣。可是已經跟他第一個集子雜湊的故事裏的大多數小說的幽默調子疏遠了，而且跟天和地那麼疏遠。在契訶夫（他剛剛停止給幽默刊物片段●寫稿）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表情，在古時候那種表情叫做「聲譽的

● 新時代（報紙名）——中譯者。

● 片段帝俄時代的一種期刊。——中譯者。

最初的晚霞(the first afterglows of fame)』……我記得他母親由於兒子的成功感到幸福和驕傲的時候說過一些話，人已經可以從那些話裏體會到悲哀的調子。我們跟安東談起日後他到彼得堡去，我們在那邊見面，忽然安東的母親嘆口氣說：

『現在我覺得安托夏彷彿不是屬於我的了……』

母親的預言倒是往往會實現的……

目次

回憶契訶夫（科洛連珂）	一
宴會	三
主教	五七
在路上	八三
彩票	一一一
黑暗	一二一
昏頭昏腦	一二九
謎樣的性格	一三七
走了岔路	一四一
報仇的人	一四九

宴會集

宴會

一

在慶祝丈夫命名日的宴席上，喫過八道菜，應酬了無數的話以後，奧爾格·米海羅芙娜走出去，進了花園。微笑和不斷談話的義務啦，杯盤碰響的聲音啦，僕人的蠢笨啦，各道肴菜中間的長久的間隔啦，爲要掩飾自己懷孕而穿上的胸圍啦，累得她精疲力盡。她一心要離開那所房子，坐到樹蔭底下去，定下心來想一想過兩個月就要生下來的孩子。每逢她從林蔭大道向左，踏上狹窄的小徑，她常常覺得這些思想來到她的心上。這兒，在梅樹和櫻樹的濃蔭下面，乾枯的樹枝常常抓她的脖子；她的肩頭；蜘蛛網常落在她的臉上，她的腦子裏就會湧現一個性別未定，臉容不明的小寶寶的形象，於是那親切的搔癢她的臉和脖子的，好像不是蜘蛛網，

卻是那個小寶寶了。等她走到小徑的盡頭，看見一道薄薄的籬笆門，看見門後面那些砌着磚頂的、矮粗的蜂房的時候，等到在停滯不動的空氣裏有了乾草和蜂蜜的香氣，有了蜜蜂的低微的嗡嗡聲的時候，那小寶寶就完全占有了奧爾格·米海羅芙娜。她常在樹枝搭成的小屋附近的一張橈子上坐下來想心事。

這回她也一直走到那個座位那兒坐下來，開始思索；可是在她的想像裏湧現出來的，卻不是那個小寶寶，而是她剛剛離開的那些成年人的影子。她想到自己是女主人，竟丟下客人走開，心裏不安得很；她還想起她丈夫彼奧德爾·德密特里奇和她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在宴席上爲了陪審制度，爲了報紙，爲了婦女受高等教育問題，怎樣吵嘴。她丈夫吵嘴，照例是爲了在客人面前誇耀他的保守思想——尤其爲了跟他所討厭的她的叔叔鬧彗扭。她叔叔呢，反駁他，一板一眼的說出每個字來，爲了叫大家看見他尼古拉·尼古拉伊奇叔叔雖然已經五十九歲，卻仍舊保持着他的青春的朝氣和自由思想。臨到宴席將近完結，就連奧爾格·米海羅芙娜也忍不住插進去，笨嘴笨舌的打算辯護婦女應該受大學教育——倒不是因爲那種教育需要她來辯護，而是因爲她要搗她丈夫的亂，依她看來，她丈夫的話不公道。客人都厭煩了這場辯論，可又認爲須得參加討論纔對，於是話就多了，其實他們當中沒有一

個人關心甚麼陪審制度，或婦女的高等教育……

奧爾格·米海羅芙娜坐在小屋旁邊，跟籬笆門離得極近。太陽藏在雲裏面。樹林和空氣現出了下雨以前的那種陰鬱，可是，雖然這樣，卻又熱又悶。昨天在各處樹底下割下來的乾草丟在那兒，沒有收集攏來，看上去挺憂鬱的樣子，這兒那兒點綴着殘花的顏色，那些花送來濃重的、引人作嘔的香氣。空中沒有風。籬笆門的另一邊有蜜蜂的單調的嗡嗡聲……

忽然她聽見腳步聲和說話聲；有人順着小徑向蜂房走來了。

「好悶喲！一個女人的聲音說。『你覺得怎麼樣？會不會下雨？』

「我的美人兒，雨是要下的，可是不到深夜還下不起來，」一個很耳熟的男性聲音懶洋洋的說。『總有一場大雨要下呢。』

奧爾格·米海羅芙娜心裏盤算。要是自己趕緊躲進小屋去，他們就會看不見她，照直走過去。那她就用不着說話，用不着勉強自己微笑了。她撩起衣裾，偏下腰來，鑽進那個小屋。她立刻覺着熱空氣朝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脖子上撲來，跟蒸氣那麼強。要不是因為悶熱，因為黑麥、茴香、柴枝的濃烈氣味妨礙她自由的呼吸，那麼，躲開客人，到這草房頂底下的陰暗裏來想一想那個小寶寶，倒也挺痛快。這兒又安靜又舒適。